



的成分占多。

蛇门之外，夫差停住了车辇，举手作别。勾践口口声声说决不相忘大恩大德，夫妻君臣三人，高呼“千岁、千岁、千千岁！”伯嚭为避人耳

目，反显得不是那么热情。

九 东施效颦

诸暨苕萝村在越国战败的动乱中，因地处偏远，除了征收更多的赋税，别的还没有什么变化。西施耳闻越王与陪臣被押解到姑苏去，日夜为范蠡担忧，身体越发的虚弱，母亲的担心日甚，便托娘家侄女东施帮着去请女医北威，希望能早早痊愈。

东施住在苕萝东村，隔着一条溪水，但模样却与西施迥然不同。她长得身材高大，粗手粗脚，脸上粗眉大眼，蒜头鼻子，招风耳朵，头发稀稀疏疏；而性情开朗，爱讲笑话，如果与她在一起，常让人笑口常开。

东施走了半天路程来到北威家里，见面之后说明来意，北威开玩笑说：“妹子万福！许久不见，你越发长得好看了！”东施并不否定，忙说：“彼此彼此。”二人大笑。东施说：“闲话少说，西施妹妹心疼不止，速速前去诊治；迟了恐怕让姑姑生气。”

一路紧走，二人也无心看残春山景，更不管隔岸炊烟，过了石桥，来到一个半开半掩的柴门前。犬吠声声，引出了半蹙

蛾眉的西施来，与二人见礼答话。

西施与这两个是老熟人，忙说：“原来是旧家姐妹来探访孤贫。”东施、北威说：“听说你病体缠身，疏于问候，不知有多少日子了？”西施答：“承你们怜悯，我也不知是否有病，只觉得更加疲损，少了许多风韵。”

北威是个从医之人，一连串问了许多问题：“你的症候怎么起的？如今感觉怎样？”说着还看了舌苔，按了按脉息，很有点医士的气派。

西施说：“姐姐，你可把我问住了，我也不知怎么起的，常时溪边浣纱，回来后身子困倦，自觉沉重，过那么几天就心疼一次，饮食也不思量。”

东施看着西施有气无力说话的样子，越是娇乏，感觉越是美艳，忍不住插话说：“妹子，莫不是溪边遇着个标致男人，被他哄动春心，日夜相思，才有如此病痛。”她是无心猜想，却正道出西施的病根，西施一面脸泛红晕，一面戏说：“休得胡讲！”

北威是个有了些年纪，见过世面的人，沉吟了片时说：“妹子，还真不要责怪东施妹妹的胡说，你的病根真是从七情上生出来的，特别是其中的忧与思。你见那春光明媚，风景晴和，浪蝶狂蜂翩翩起舞，游丝飞絮不时飘荡，还有那花落莺啼，春去夏来，夏去秋至，千种愁绪就不招自来，酿成一场心病，不得安宁。这心病就造成面红身热，咳嗽头疼，神思昏乱，魂梦不安，你说是这样不是？”

西施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北威说：“你如今第一要排遣，第二才是吃药。如果会排遣，即便不吃药也是会好的；你如排遣不了，还是那么啾啾唧唧，





药吃得再多，也难能健壮。”

东施在旁边打趣说：“这么说病倒好治了，我去东村头西村头走那么几次，寻个标致俊俏的妹夫来，不就全解决了？”

北威一面羞东施，一面说：“丫头家做媒人，自己还不知嫁什么人呢，如果碰上好看的，哪里还舍得让人！”

西施一面说“休要取笑”，一面陷入了更大的愁闷中，想想范蠡的处境，又感叹嫁娶的无期，眉头皱得更紧。

东施看着眉头紧锁的西施心想：“害心疼病，皱眉头，模样更加好看了。那滴溜溜的娇眼，青簇簇的蛾眉，眼波里流出秋水，描摹不出的春山，真是爱怜煞人！病症不重，而风韵更佳。这样的光景，我也想来一次，增加自己的千娇百媚。如果得到实现，什么人见了都会动弹不得的。”想到这里东施也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，同时喊出了“我的心也疼起来了！”

北威对此感到奇怪，忙问为什么？东施解释说：“我与西施虽为二人，却血缘相近，从小一起生长，她欢喜，我也欢喜，她烦恼，我也烦恼。如今她心疼，我的心焉有不疼之理！有劳北威姐姐也给我治一治。”

北威知道她是在故意出洋相，推说药带得不多，不肯给她；后来拗不过她苦苦相求，才给了两丸吃不坏也吃不好的药，这才停止了纠缠。

东施还让看看自己皱眉头疼时的样子，北威连说：“比西施还让人怜爱，更加好看。”东施满足地笑将起来，咧着个嘴露出满口黄板牙。

北威临行取出几味草药，制成一个合剂，让早晚服下，叮